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袁鹰 邵燕祥主编

枫叶之国加拿大

金坚范 选编



华夏出版社

ZHONGGUOZUOJIAKANSHECHUBANSHU

187324

枫叶之国加拿大

金坚范 选编

华 夏 出 版 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叶之国加拿大/金坚范选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 1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袁鹰, 邵燕祥主编)

ISBN 7-5080-1055-8

I. 枫… II. 金… III. 游记-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953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092 1/32 开本 6.625 印张 143 千字 2 插页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1000 册

定价:9.8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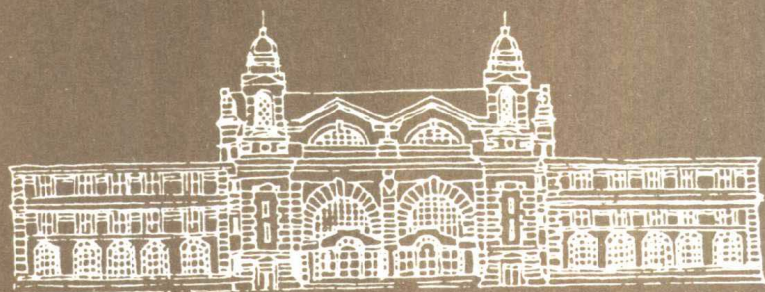
出 版 说 明

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文化风俗、生活习惯,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我们特委托袁鹰、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分为十个国家,每个国家一册,一次性推出。

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励,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

中国在走向世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当某一天你也将踏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拿起本书吧,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

中国作家看世界丛书·袁鹰 邵燕祥 主编



目 录

王西彦	加定诺的枫林	(1)
	“七人画派”的传统	(5)
	永恒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10)
丹 晨	听叶嘉莹讲课	(16)
孙 颙	叩响西方之门	(20)
	访加人物速写	(23)
叶延滨	加拿大风情	(33)
叶蔚林	五月雪	(44)
	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	(59)
冯骥才	在加拿大找加拿大	(75)
刘湛秋	温哥华朦胧之夜	(80)
	班府的绿树和雪	(83)
江 浩	温哥华之旅	(88)
李文俊	雪女王的警世通言	(94)
	在约克大学图书馆	(101)
	REFUND	(102)
辛 笛	出席加拿大国际诗歌节随记	(104)
张抗抗	多伦多印象	(112)
	记两位加拿大汉学家	(118)

1330/51

沈大力	尼亚加拉瀑布的回声	(125)
	山掩水映满地可	(130)
	新大陆的净土	(134)
	魁北克文迹	(139)
金坚范	在那枫树之国	(145)
洁 泯	混沌 无序	(148)
	《道德经》	(151)
	藤萝架	(154)
	远行人	(157)
陶 洁	贴近生活的加拿大诗人普拉特	(161)
	以振兴民族文学为己任	(176)
鲍 昌	尼亚加拉大瀑布之歌	(186)
寒先艾	首都风光	(190)
	高寒的卡尔加里	(194)
	在古城蒙特利尔	(199)
编后记	 金坚范	(204)

王西彦

加定诺的枫林

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是前一天晚上从纽约飞达渥太华的。近 10 时许走下飞机的舷梯时，天正下着小雨，机场上一片昏暗。在加拿大理事会（The Canada Council）的安排下住进市内一家天际旅馆（Skyline Hotel）。雨还没有停歇，这使我们很有些扫兴。加拿大闻名世界的红叶季节是 10 月初，全加拿大最好的红叶区是渥太华附近的加定诺，我们于 10 月 3 日来到渥太华，岂不正好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吗？可是天不作美，偏偏下起了蒙蒙细雨！昨晚我曾在窗口伫立良久，望着外面一片弥漫中的街景，心中充满惆怅。谁料今天一早起床，发现太阳明明白亮的，据说是这个季节里少见的好天气。而且，到楼下餐厅里吃早点时，又发现餐桌上竟然有一种异常香甜的枫叶糖浆，自然算得上是渥太华的特产，更在味觉上给了我们意外的满足。

按照理事会安排的日程，我们上午访问了

国会大厦，中午参加了外交部的宴会，午后又参观了国家图书馆，实在很有些劳累了。可是，走出图书馆大门时才过两点，为什么不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欣赏加定诺的红叶呢？幸运的是，我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一位热心的小李同志，他对渥太华附近一带比较熟悉，由他作向导，开着大使馆的车子把我们送到红叶区去。在加拿大的国旗上，不是绣有一片美丽的红叶吗？很多加拿大商品，不是也采用红叶作商标吗？红叶是加拿大的象征，也是加拿大人民的骄傲。渥太华市区的位置，在渥太华河、加定诺河和利得诺河的交叉点。加定诺红叶区则在市区西北，只隔着一条渥太华河，却已经属于魁北克省。车子过河就是霍尔镇。一过镇子，一片红艳艳的枫林展现在你眼前，使你的精神为之一振，情绪也微微激荡起来。

这种情绪的变化，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在浙东家乡，我们村子后面是一大片连绵数里的枣林，每到初夏枣树的“怒花”期，林丛就成为绿叶和白花的海洋。枣子是细小的，枣花则更加细小，还招引来成千上万只小小的蜜蜂在花叶的海洋里浮游躁动，它们的小小翼翅也居然形成声闻数里的波涛。在我的童少年时期，还未曾见到过海洋，说枣林是“绿叶和白花的海洋”是后来的感觉。即使在当时还只是个穿开裆裤的野孩子，我也已经为枣林的广大无边而情绪激荡，穿行在枣林里时会感到自己的胸脯胀大了许多倍，身子也有些浮浮动动的，仿佛整个儿都消溶在周围的林丛中。后来，我也曾经为西溪的芦林、莫干山的竹林、邓尉的海林、洞庭东山的银杏林和北京香山的栌林所陶醉，觉得它们都是大自然的奇迹，是人类最大的享受。可是，这一次来到加定诺红叶区的枫林里，我简直只有惊讶的份儿了。

香山栎林的叶子是殷红的，给人一种沉郁的感觉。但加定诺的枫林却是一片鲜红，使人感到开朗和明快。我国的古诗人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名句，我觉得也可以移用来形容这里的枫叶。进入红叶区后，我们的车子一直往前闯去，在并不陡峭的山坡上向右转了一个弯，又向左转了一个弯，反正满坡都是枫林，满眼都是红叶，你简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能用什么言辞来描绘自己的所见呢？二月的春花？燃烧着的火焰？红色的海洋？都合适，又都不完全合适。而且，车子前进着，5分钟，10分钟？两里，五里？连绵的枫林究竟有多深，哪儿才是尽头？终于，车子在一个比较平坦的悬崖边停下，大家都下了车，站在一块岩石上眺望。这里的林层稍稍稀薄，从枝叶的间隙可以窥看到远处的蓝天。但也正因为透露着蓝天，更加呈现出枫林的深邃莫测。当然，枫林里也不完全是枫树。中间还杂有松柏和橡树。它们两相配合，互作对照。在常春的松柏的衬托下，黄色的橡叶和红色的枫叶才变得格外醒目、鲜艳、绚丽。特别是在红黄两色间，黄色又不过只是为成片的红色镶边似的，而红色却又深浅不一，编织得宛如巧夺天工的云锦。这里的山并不高峻，两山中间的公路弯曲度也不太大，转过几个弯后又会出现一处小小平地，好像整个地形都是为了热心的红叶欣赏者而精心设计的。一路上，不时碰到一些同好者在停车拍照，我们自然也不例外。我还随时从地上捡拾色彩鲜艳的落叶，塞进自己的口袋，留作珍贵的纪念。

这里是个狭长地带。我们重新上车，继续前进。随着车子的前进，眼前的色彩也不断更换，林丛愈来愈茂密，松柏愈来愈青，橡叶愈来愈黄，枫叶也就愈来愈红。有的地方被西斜的阳光所照耀，的确像是燃烧似的，使你一下子几乎睁

不开眼睛。当车子又一次在转弯处的平地上停下时，我就索性走进林丛，把自己置身于红叶的包围之中，听着细枝落叶在脚下瑟瑟作响，闻着山野间特有的腐土气味，我觉得自己有几分微醺的感觉。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陶醉吧，我双手扶着一棵比较高大的枫树，深深地喘过一口长气。而在另一个停车的地方，我站立的岩边，从林丛的空隙，久久地眺望着远天的一抹红霞，霎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透明，通红，无边无涯，奇幻难测……

“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曾经创造过无数奇迹，”一个思想在我脑子里活动，“人们都把自己的赞美献给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国的万里长城，认为它们才是人类创造力的最高表现。前几天在纽约时，我们也曾经对世界贸易中心和帝国大厦的百层高楼发过喟叹，觉得它们不失为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建筑方面所达到的高峰。可是，无论是古代的金字塔和万里长城也好，还是现代的百层高楼也好，毕竟是不能和自然的奇迹相媲美的吧？面对着金字塔、万里长城和百层高楼，你感到它们的雄伟，感到人类在自己的造物前面反而显得渺小，猥琐。而当你置身于加定诺红叶的包围之中时，不是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大自然的净化，胸怀变得更加廓大，情绪变得更加纯净吗？不错，即使是眼前这一片令人陶醉的红叶区，它也是人们加意培植的结果，也包含着人类的创造精神和对美的鉴赏力。可是，当人类在改造自己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使它变得更加美好，更有利于生命的发展时，还是致力于更多的高层建筑，使人们更远离地面，空间也更狭窄，人类在自己的造物前面显得更渺小猥琐呢，还是致力于花木的培植，自然美景的开辟以及保持空气的清新和饮水的洁净，使被破坏的生态平衡得到恢复，人类的健康得到改善，呼吸更加舒

畅，寿命得以延长，情操日益提高呢？”

当我正陷入这样的沉思时，一位同伴轻拍我的肩膀问道：

“怎么？你是不是要做诗呵？”

“人在诗中，还做什么诗呢？”我笑着回答，“我只是想清理一下壅塞在自己脑子里的胡思乱想。”

“别再胡思乱想了，时间已经不早，还是上车回去吧。”

于是，大家又一次上了车。现在，车子不再前进，却在这块小小空地倒转方向，往回行驶。据开车的使馆小李同志说，我们的车子已经走了将近 20 公里，但距离枫林的尽头还很远。虽然往返 40 来公里，我们一直置身于满山红叶中，而且保持着一种如醉似梦的情绪。

“七人画派”的传统

参观国家艺术展览馆以前，我对加拿大的绘画艺术所知不多，渴望借这个机会给自己增加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到达渥太华的第二天一早，理事会写作出版部主任凯腾（Naim kattan）先生就来到我们的旅馆，陪同我们去艺术馆。天气非常好，在明朗的阳光下，这个树木众多的城市显得很有生气。艺术馆所在地的爱尔金街离旅馆不远，车行约 10 分钟就到了。为了参观的方便，凯腾先生预约了一位年轻姑娘给我们担任讲解。这位身穿漂亮的印度古装的讲解员态度温和，口齿清楚，对加拿大的绘画历史也有一定的理解。特别是凯腾先生一直陪伴着我们，他虽然是一位作家，但对绘画艺术很

有修养，不仅不时作着解释，而且往往把绘画和文学熔为一炉，发表出很精辟的议论。

收藏在这个艺术馆里的绘画作品，按照年代，顺序陈列在各个展览室里；我们也就把整个上午的时间，全部使用在欣赏这些画幅上面。几乎在每一个展览室里，我们都要停留许久。即使在这方面的知识不足，鉴赏能力也很有限，我们也还是能从作品的安排次序上，看出加拿大绘画发展的一个大概轮廓。

展览品的第一部分，是英法两国的名画，大都是一些宗教画和描绘贵族生活的作品。虽然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冰岛商人就到了加拿大的东海岸；但在哥伦布以后，英法两国的殖民者就相继成为这块广大国土的开发者和统治者，是他们播下的文化胚胎，孕育起今天加拿大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这在绘画史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展览品的第二部分，是由加拿大画家制作的深受英法画家影响的理想化作品；可是，就在这部分作品里，已经出现了少数描绘平民生活的画面。也就是说，英法文化的种子，开始在加拿大的土地里生根发芽，开放出自己的花果。这种情况，在展览品的第三部分里就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就是加拿大民族化的作品。就在这个时期里，产生了在加拿大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七人画派”，他们的制作几乎全部是写生的风景画。第四部分是想象的写实主义作品，所描绘的现实生活富有想象的色彩。第五部分则是抽象派即现代派的作品，描绘现代生活的种种矛盾复杂现象。在想象的写实主义作品里，加拿大的民族特色已经不太显著；至于抽象派即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就和西欧同类作品简直毫无差别了。

看完了全部展览品，几乎等于读了一部简明的加拿大绘

画史。在我这个美术的门外汉的眼睛里，“七人画派”的产生应该是加拿大美术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他们的作品也是加拿大绘画史上最有价值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在他们以前，艺术界唯欧洲的绘画是尊，既不能反映自己独特的现实生活，更缺乏对一个国家的艺术来说是具有生命意义的民族色彩。直到1920年，才有几位画家第一次展出他们在寒冷的加拿大北部地区的写生风景画，把自己国土上的秀丽风光作为描绘的对象，开创了加拿大绘画史的新页，从他们的画笔下出现了加拿大辽阔的土地、茂密的林丛、众多的湖泊和频繁的冰雪。为了适应对自然景物的真实描绘，他们采用粗犷的线条和浓郁的色彩，构成自己显著的特色。本着艺术的神圣职责是反映自然和生活的真实面貌的认识，我在“七人画派”的作品前面伫立良久。我把自己最喜欢的几幅绘画的题目和作者记在笔记本里，它们是汤姆逊（T. Thomson）的《杰克松》（Jack Pine）、浮尔里（F. H. Vurley）的《暴风雨中的格奥格里姆海湾》（Stormy Weather Georgriem bay）、卡逊（A. J. Casson）的《白松》（White Pine）和哈立斯（L. Harris）的《勒浮洛伊山》（Mount lefroy）。而在这些作品中，我更喜欢《暴风雨中的格奥格里姆海湾》，因为松和山大都是静止的，虽然它们那种挺拔不屈的姿态和刚毅峭立的风采，不失为一种生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里的民族性格的象征，但毕竟不如暴风雨中的海湾那种波涛汹涌的形象，更能表现和险恶的自然现象相搏斗的人民生活。我还觉得，在这一点上，“七人画派”的制作正和同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传达的精神相一致，20世纪初期加拿大的诗歌和小说的题材，也多是森林和大海，是广袤的草原和蜿蜒的河流，是冰海的沉船和殉难的渔夫，是生活压力和大地的果实。

“文学艺术总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趁短暂的休息时间，我给凯腾先生提了个问题，“在我看来，‘七人画派’给加拿大的绘画开辟出一个很好的传统，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您是不是认为，到了后来者的手里，这个优秀传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呢？”

“这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凯腾先生点点头表示同意，“你们刚刚来到加拿大，还没有和本土的作家艺术家多接触。我想，再过几天，你这个问题会从他们的嘴里得到很好的回答。”

这才使我想起，凯腾先生是伊拉克的移民，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上述问题最合适的解答者。因此，我也就把话题移置到别的方面去了。

五天以后，我们到达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参观了唐达斯街的安大略艺术展览馆。那里面陈列着从鲁本斯到毕加索的许多名画，其中也有一部分“七人画派”的富有民族色彩的作品。离开艺术馆后，理事会负责接待我们的弗里茨（Valerie Frith）女士邀约了艺术馆馆长里德（Dennis Reid）先生和我们一起到附近一家中国餐馆参加晚宴。唐达斯街就是华侨聚居的“唐人街”，餐馆叫“翠园”，吃的是广东菜，完全是一派中国风味。这情景好像使里德先生深有感触。碰了几次杯，他忽然问起我们参观加拿大两个艺术馆后的感想。

“我们都是绘画的门外汉，能有什么感想可说呢？”我表示很为难，“如果一定要我说一点，我只能告诉你，我对‘七人画派’的作品最有兴趣。”

“为什么？”好像我们的回答正好碰在他的兴趣上。

“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加拿大本土的风光，富有独特的民族性格。”

“可是，这个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加

拿大的艺术正面临着死亡的险境。”

这位里德先生果然就这一点发起慨叹来了。他深深抱憾于“七人画派”以后的艺术家并没有坚持走这些开拓者的道路，却重新成为西欧名家的追随者，在自己的作品里丧失了民族的特性。当然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看到这个危险，可是要在加拿大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确有着几乎难于克服的实际困难。

“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目前正处于一个剧烈竞争的时代。”里德先生继续发他的慨叹，而且把话题扩大到其他艺术品种，“说到加拿大的文化艺术，因为无论在人种上，在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上，都和欧美相同，不容易显出自己的特色，竞赛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拿作家来说，他们很难专靠写作生活，出版社不多，严肃的作品销路也不大，只有极少数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像住在多伦多的两位女诗人兼小说家玛格丽特·劳伦斯(M. Laurence)和玛格丽特·艾特伍德(M. Atwood)的作品，才能被英美的大出版公司所接受。再说电影吧，加拿大的电影事业也不发达，每年只能拍15部到20部，各大城市电影院里放映的多数是美、英、法等国的片子，你们只要看看报纸上的电影广告就知道了。”

说这些话时，里德先生露出一种愤慨不平的语气。他自然是凯腾先生所说的出生在本土的艺术工作者，他的慨叹表达了加拿大文化艺术界共同的情绪。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和加拿大的作家艺术家接触时，的确不只一次地听到了类似的慨叹。到了我们离开多伦多的前一天晚上，弗里茨女士为我们饯行后，送给代表团每人一幅印制得很精美的“七人画派”的作品，我得到的正好是浮尔里的《暴风雨中的格奥格里姆海湾》。

“知道您喜欢这幅画，现在把它送给您，”她双手把画幅递给了我，然后彼此久久地握着手，“请您带回遥远的中国，挂在您上海的书房里，使您不会忘记加拿大的同行们正在为发扬‘七人画派’的传统，为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艰苦奋斗！”

永恒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总以为春天多雨，秋天该是晴朗的季节。昨天参观格拉文赫斯特镇时，阳光灿烂，空气清爽；不料今天预定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晨起却发现下雨，觉得天不作美，很有些扫兴。可是日程不能改变，即使是雨天，也不妨前去欣赏一阵雨帘遮蔽下的自然奇景。

从多伦多市区到尼亚加拉镇，车行不到两小时。距离瀑布所在地还有好几里路。就可以听到它的咆哮声，使你感觉到连大地也在轻微震颤，的确很有几分“先声夺人”。我们的车子刚刚经过镇子旁边，即使空中飞着蒙蒙细雨，老远也能望见那从悬崖似的河滩上奔腾而下的巨幅瀑布。一进入瀑布区，我们一跨出车门，还不等车子找到停放的场所，就急急忙忙地奔向河岸的栏栅。

大瀑布的形成，是由于加拿大东南部的著名五大湖，就是苏必利尔湖、密执安湖、伊利湖、休伦湖和安大略湖，它们的湖面逐步从西往东倾斜，各湖之间的水道又互相贯通，而连接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尼亚加拉河，在流经悬崖时陡然倾